困學纂言

困學纂言序

句溪李公涖政期年興學造士平賦節財貯粟捍災褒善癉惡葺城池聯保甲飭鄉約諸所措注大都自純心實學出之故淪浹於吾民者如赤子樂有怙恃復即文靖李公祠構崇德書院而以克念揭諸堂冀多士希往哲達聖域也又

處學者溺於藝文靡所裁正梓手錄困學纂言昭示規範余辱公與進得受而讀之首學問以啓其端而次以立志謂學必原於志也次以存心謂學當友諸心也精思思所學也實踐踐所學也謹言以默識此學也敬事以涵養此學也求師以正此學也取友以輔此學也繼

以作文讀書而附以舉業所以破俗學
之弊以約於正學也由洙泗以及濂洛
自往代以及
本朝凡儒紳碩彥善行嘉言取其體驗於
身心者彙選為篇入德之序作聖之基
備於此矣竊謂公邃學卓識久稱於海
內豈不能自立訓言垂於不朽乃心獨

遜避以困學自居纂巳往巳試者爲鑑則公師善無常檢身不及之心益又可見若世儒操勝心浮氣以自是少有所得輙嘵嘵著作標立門戶及稽其言與行心與理猶緇素之不相侔焉視公寧無怍色耶先正李文達謂仕途中惟薛大理能以理學爲務公兩治劇邑皆以

心學自淅而又推以淅人今觀是編撮衆論之精華翼聖學之宗旨約而不遺核而不雜質之河汾讀書錄當並傳無疑也或謂公大人司馬翁以豪傑之才而濟以聖賢之學屢為
國家建大功定大難偉然樹大臣師表公與仲氏見羅公恪承庭訓如兩程得於

大中兩蘇得於明允故其踐履純正造詣精深如此余於是益知公之學有本原云

隆慶庚午小春望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整飭薊州等處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前工科給事中古肥張學顏譔

困學纂言序

勺溪李公之宰肥鄉也屏操切崇安養精神徹於閭閻德澤沾於黎庶猶慮逸居不可無教而教民當自士始乃建崇德書院爲育士之地刻困學纂言以示之規繩徵予言爲序予竊窺公之學真脩實詣不踰年而孚洽士庶蓋駸駸然

明著矣乃惓惓以困學爲言豈徒爲自抑哉公之教與學可默識矣夫人有此身則有家國天下之感感安能盡如吾意而動復不慎困從生焉學也者反求諸心以通乎其困者也人惟不知學可以通其困恣意冥行終身顛仆沉溺於汙淖之内而不自覺且或據以爲安則

不反求諸心之過也夫人心本自廓然順適困學何爲哉自受氣成形以來有我之私流注藏伏既深且久非苦心堅志滌刷蕩除百倍其功遽可語此世之學者或易言之倚靈明而憚檢束任怡愉而忘戒懼往往即其資質之近似意見之彷彿者以爲道在是矣而不知力

去其有我之私精研乎天理之當視困學之功若有所不屑者及其礙於動也則又借閑曠無累之說以自文而叩其中未必真能灑然自得祗以自欺而已此勺溪公之所深憂而困學纂言所由刻也學者誠知學問之必不可已而其要莫先於立志奮然欲自立於宇宙之

中而不為碌碌私狹之習見小其身則
所以進德脩業自有階次可循如編中
所云者不騖於高遠不流之因循道其
庶幾矣乎易曰困德之辨也孟氏有云
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夫惟困衡而作
其志則天德昭晰而不迷於悔吝之途
此纂困學之意也予顓昧非知學者然

矢志潛脩一念耿耿不敢渝讀是編深有當於心者敢以發公纂言之意竊願與友朋共勉而勿甘於民下云

隆慶庚午十一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直隸蘇州府事永年蔡國熙序

事之際求之師友之間不徒空言以欺
人而自欺其心則其篤實光輝自有不
容掩者讀書作文特其游藝之餘事耳
願與諸士共勉之
隆慶庚午陽月上澣之吉
賜進士文林郎知肥鄉縣事豊城李栻書
於崇德書院之克念堂

困學纂言序

困學纂言者何纂有益於身心之格言也云困學者何學與於困也夫學不力不沉不沉不悟天將旦而故昧學求遍而故塞此實脩也予不意今之時有爲古人之學如李子者哉古之爲學者一今之爲學者三古人之學自物理心意

一身而達之家國天下有綱目次第勿
助勿忘譬諸蜀錦剞絲無纇密而有條
庶能以成其黼黻之章今也不然談道
者徒蔓枝葉與心相違學古者糟粕歐
蘇無裨經濟甚者人累科舉剽竊以為
能而文何有於古人為學之次第三者
淪胥以非無惑矣李子幼聘敏年二十

賦七難上下數千百言機春轂奔根極至道乃滦淪壓氣究情學問其志之所立心之所存的然以聖賢爲歸夜思而夙踐言動不苟又以取正於師友之間故讀書有當於心者輙榷而識之彙粹成編分爲六卷列爲十二目言人人殊各有區盖與斯道斯學相華實而不雜

切近痛快使人興起學者先讀首一卷見得人而不學是謂虛生志焉未立於學何有將必猛然省悟銳然嚮往舉天下更無可尚之物秉其夜氣清明互相參驗內而心思外而言行有所歸宿釋茲在茲以至親師取友皆其所不容已者矣夫學問得力心志不岐根本既固

英華從生爲古文可也今文亦可也得其一而三者皆舉之矣嗟乎李子其實脩者乎夫實脩之學於用力爲難如赴國然道不可假程不可越跬步未前難以語至故衆人鮮從事焉不知聖人生知猶用學知之功吾人學知則當用困知之功是以古之聖賢盤盂几杖莫不

有銘聱誦工歌朝夕警戒十五年學恭
而安二十年斷色欲以豆記念毫無假
借於其間非實脩其誰能之是編也昔
嘗梓於肥鄉子得之最先以示家塾傳
録弗能休適李子來按楚鄖人士相率
踸請乃得復梓於鄖予爲序其顛末如
此李子政尚體要期會簿書罔以繩下

專務以德化民志欲復古唐虞三代之
治觀其所以治邑與今日之按楚者皆
實踐也彼一登仕版縱其所嗜色授䰟
與豈皆未讀是書乎
萬曆甲戌夏六月朔日
賜進士承德郎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主
事德安劉伯生譔

困學纂言目錄

困學纂言卷之一

豐城李栻纂

學問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禮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龜山先生語羅仲素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

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當爲古人之所爲才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

學不聞道猶不學也

白沙先生曰文章功業氣節其皆自涵養中來歟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見理明後自然成就者大矣

晦菴先生曰今人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

橫渠先生曰以血氣爲義者乃其性也立名立節似

若可觀及其衰也畏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己轉血氣爲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玷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産不學故有鑄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

皆瞻仰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趣自處於不幸之列其可悲也已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禀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

張寇布衣交也寇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寇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別顧寇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寇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張子韶曰士大夫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往操履皆邪其爲利害不止及其一身吁可畏也然士大夫孰不自以爲正柰何其始辨之不明講之不詳得其形似執而不化遂爲終身之害只如教小兒自其發蒙時教之以正如曲禮言幼子常視毋誑亦此

理也漢景帝鼂錯敎用術數宜其亦不免也

明道先生曰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自長而不見異物故多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須人欲皆盡然尚以些秉彝銷鑠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

豫章先生曰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

處之以燕閒之地而寬之以歲月之期俾専其業
俟其志一定則其仕也不遷於利不屈於欲道之
於民而民從動之於民而民和天下被其澤矣後
世怵於科舉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
臨民則亦何所不至也
白沙先生曰人具七尺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
貴矣渾是一包濃血裹一大塊骨頭耳饑能食渴
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滛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
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滛凡百所為

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耳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龜山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

羲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所資以爲學者必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臯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潛菴先生曰聖人教人爲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

文辭但爲科名爵禄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

陽明先生曰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愼思者思此

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

白沙先生曰學止於誇多鬭靡而不知其性爲何物變化氣質爲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希矣

陽明先生曰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爲一種似是

而非之學塊絆覊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為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目前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象山先生曰此間大綱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又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卻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莊渠遺書曰講學者衆世道固甚可喜而亦甚可憂

何也講而不學者衆也是以講為學者也行必顧言義必勝利亦嘗省其私乎願以聖門訥言敏行為主

晦菴先生曰有一項人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

又曰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

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
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又曰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此乃合
當做底事
伊川先生曰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
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咲不曾見富人說
金如此
陽明先生曰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為後人聰明識見
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

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為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立志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朱子曰爲學須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上蔡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木植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問為學工夫以何為先朱子曰專在人自立志既知
這道理只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已
張子曰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
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
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
義要作貴人而不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
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
人一蹝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

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上積累工夫迤邐向
上去大有事在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顔淵大賢也伊
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顔
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
顔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
名

白沙先生曰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
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常

息天地間與蚊蟻並活而已耶浮屠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為標準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何如渙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何如歲月固不待人也

學問者須志於大如何伊川先生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明道先生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
陽明先生曰自喜於一節者不足以進於全德之地
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
又曰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
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
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
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
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志立而學半矣
象山先生曰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

須是高着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為哉必也豪傑之士胡文因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矣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曰是

又曰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隨冗下處

又曰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為小兒態借哉

又曰爲鷄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營營如此營營底討箇甚麼

明道先生曰人少長須激昂自進

白沙先生曰後生所急者何所畏者何轉瞬之間三十四十至矣不自激昂不自鞭策他日伎倆又似拙者耳

又曰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执

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明道先生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朱子曰直須抖擻精神莫要屯鈍如救火治病豈可悠悠歲月悠悠於學者最有病

薛文清公曰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懈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汚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象山先生曰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陽明先生曰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循循日進自當有至譬之

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美惡告之也

朱子曰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

陽明先生曰志氣之帥也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

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毫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一有私欲只責此志不立即便退聽

明道先生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伊川先生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怠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學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

上蔡先生曰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進步始得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許多事業

范希文嘗語客曰某備學時最爲貧窶與劉某同上

長白山僧舍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劃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醋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橫渠先生丞年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及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

棨巽學號自崇文移疾西歸横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康節先生獨築室於百源之上時李丞之子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見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文往質之挺之去為河陽司户曹康節

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
有將校自京師出戍者見康節曰誰苦學如秀才
者

安定胡先生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
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
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范忠宣公純仁娶天章閣待制王質之女公既娶為
學益篤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
李遘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

寢一舉登進士乙科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
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或問張子韶先生幼年處學舍正當苦寒衣衾不備
終夜看書不已每至達旦鄉里富人或以衣物見
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受之乃以與同舍之貧者
此豈無情耶先生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
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耻盡喪工夫安在
孟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豈可為貧困奪了於此
時下得工夫則器局漸漸涵養寬大死生禍福窮

達得喪便可無間斷我豈矯情者耶此士所合為
者

或問上蔡先生曰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
不進者何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
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

伊川先生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
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象山先生稱嘆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己能
之心子新為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

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已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為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隂有以律夫氣習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瑞但不能進學可憂耳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輊何不發揚

白沙先生曰明道先生云立志不可不遠且大然於天下之事亦須量力為之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鮮不敗事此語可玩味

困學纂言卷之一終

困學纂言卷之二

豐城李栻纂

存心

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朱子曰為學第一工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實踐皆自此進

延平先生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

朱子曰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

又曰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

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巽之請問横渠先生曰此非甚難惧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朱子曰大抵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從此上面做去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

又曰此事全在當人自家着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工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却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為科舉所累也

張子曰且說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漫說

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

陽明先生謂學者曰為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陽明先生曰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

白沙先生曰為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為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發

不為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

朱子曰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朱子曰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陽明先生嘗謂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伯淳在潭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先生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

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伯淳嘗云獵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獵不覺有喜心果知未也

朱子自言小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

致志此心不以義理養之未免天津橋看弄猢猻

又去西川看競渡也

程子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置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上頭儘有商量

問思慮紛擾朱子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

下工夫處

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來是如此

陽明先生曰躁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者不學也

又曰氣浮者其志不確心粗者其造不深外誘者其

中日陋

人不可一時不精明如舉動言語應事接物當疾而徐當徐而疾皆不精明之過也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纔惰慢便心事散亂精神昏憒書愈難讀理愈難窮矣

胡敬齋曰心定則理明心躁則理昏今躁急之人便無才是心亂也

又曰人坐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因之以不存而理亦昏矣

問人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伊川先生曰安有

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陸子曰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朱子曰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

又曰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不放逸耳

張子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只是俗事

朱子曰雖或紛擾不得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又曰學者當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

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

程子曰學者須敬中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胡敬齋曰心常有所事則雜念不生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主一若正則反生事心反不寧勿助乃本心存處天理妙處故程子以為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也

又曰心有主雖在閙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又曰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粗厲之氣主一工夫易施心亦易純也

又曰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入盖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張子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胡敬齋曰人心要深沉靜密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可以為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薛文清公曰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朱子曰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

張子曰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

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
畧
陸子曰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
理會事初學者能完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
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
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
言語故其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
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延平先生曰侗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學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侗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又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處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陽明先生曰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工前所

云靜坐專非欲坐禪入定盖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須知有得力處諸友亦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源委也於是渙然自

信日作聖人之功其在茲乎

朱子曰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淨矣

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延平先生曰覆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該貫此

病可於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時如何便如此就偏着處理會久之知覺即漸漸可就道理矣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陽明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朱子荅吳伯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

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上蔡先生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

陽明先生曰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朱子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時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要是處處着力若動若靜皆當存此

朱子曰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滲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着力

又曰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

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知省察

陽明先生曰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胡敬齋曰無事時不敬心空有事時不敬心亂

朱子曰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無時而不存

又曰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謂善觀者却

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

程子曰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李顧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程子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

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朱子曰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散了

又曰伊洛拈出敬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

只於此處着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胡敬齋曰聖賢工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惕然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神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

又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蓋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薛文清公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亹亹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胡敬齋曰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箇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陽明先生曰今人

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

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若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内外也且以性爲有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内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明道先生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

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

良能原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上蔡先生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上蔡先生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

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顔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乎夫人一日間顔色容貌試自檢點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合於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子曰如顔子視聽言動上做

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

猶佛所謂從心中流出今人一唱一喏不從心中

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

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

便是識痛癢

謝子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

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

已爲本克已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問合視聽言動處視聽言動只是理何故得人合禮謝子曰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合循理便是復禮言動猶可以有禮文視聽有甚禮以斯視以斯聽自然合禮合這箇理字便合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也只是一箇敬字

朱子曰涵養本源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

白沙先生曰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纔覺退便是進

也纔覺病便是藥也

朱子曰凡日用之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

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

陽明先生曰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静坐覺懶看書則

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又曰悔是去病的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

又因藥發病

又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

何益徒放心耳

朱子曰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

陸子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説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所習者習此也説者説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

精思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伊川先生曰學原於思善思便進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
尋究者爲可畏耳
張子曰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只是一
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
又曰學者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

於聖人處猶是心粗

問學何以有覺悟處程子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后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為

張子曰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明道先生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龜山先生曰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

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學

張子曰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學處也無則未嘗思慮来也

白沙先生曰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一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

亦只是如此更無别法也即此便是科級學者湏循序而進漸到至處耳

朱子曰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湏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

又曰延平先生常言道理湏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静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做去真是不同

又曰爲學之初且湏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

又曰湏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

得

延平先生曰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

陸子曰吾初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少不肯安必要求其實而後已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

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

此說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陸子曰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能窮到極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伊川先生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

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着雖強思亦不通也或因思一事或及他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專怎生解及別事

朱子曰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伊川先生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

快

餘冬錄云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呂氏春秋云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魏伯陽參同契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讀書求通如此寧有弗得者乎

程子曰欲知得與不得須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
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
耗者實未得也强揣度耳

又曰太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
者皆非自得也

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

義理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

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困學纂言卷之二終